

柳淋濁淋耳聾目眩內外各症服此
 藥水無不靈應痔瘡專科跌打損傷
 骨人體弱步履
 門診上午十時至一時小洋六角特診
 下午一時至四時洋一元
梅毒 注射德國藥牌六零六每針
 三元包愈最速 花柳諸病一
白濁 新法特效包愈 注射德
 國哥納琴每針一元貧病不
 計
診所 六馬路福裕里總弄
 電話中央六二五〇
花柳神藥
 防毒除濁萬靈萬安
 每支五角
 止濁定痛化毒滋陰
 每瓶一元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送之報紙】

崑曲叢話
(十三)
梅 厂

圖作法之途徑 結構宜難
第一戒綱 第三股
第二立主腦 第四密針線
寫白 第五戒頭緒
第六均勢造 詞采宜妙
優美 寶白宜
許之大病，在乎食用死香，其首曲云、屬冤埋玉、珠璣疊粉、玉貌驚空塵影、莫愁欲恨、枉稱南國佳人、便做壓輕湘黛、絃讀驚顰、怎濟得郭破爐香冷、可憐那章臺人去也

旦角口中曲文、爲美麗二字地道、不妨用文言之也、乃張文遠以一衙門書吏、且又爲忤父角色、而斷唱之曲、又全是書吏、莫不曰過南子戶外停輪、莫不是攜紅拂越府奔、莫不是樓柳下潛身、莫不是過南子戶外停輪、莫不是攜紅拂越府奔、莫不是仙蹤少室、訪孝廉封飛塵、按曲中隱所故實、坐懷不亂是柳下惠事、戶外停輪是選伯玉事、紅拂越府乃李衛公事、封陟遇仙乃上元夫人、張文遠即使果皆知之、就戲論戲、如此典麗華瞻之曲文、是否合乎三花面內所歌唱者、此曲真無可評賞矣、余非改定吹毛求疵、其

落、簾聲隱、色絲難續。歡懽、花不醉、下泉人等句、祇花不醉、下泉人一語、却是絕妙文字、餘則以堆垛自誇爲飾事、雖深無足取、用句一典、詞意已屬深矣、試問馬嵬坡、絳珠妹、真愁勝、湘閨、鸞鵲、及鄂君被章台柳故事等、開鑿、

與古人爲難、以貶奇動世之、論

短、自當舉一正、蓋既爲詞人立正鵠、自當舉一正、庶幾所可法、不得不揭古人之、此

一、雅宜淺顯之也、繼之、諸曲

字、爲詞曲之金鍼、凡有志於斯者

、當平記者也、

金碧之寶在

報第五張，添了好久了，髣髴還
金少梅到過上海兩回，她的「面貌」

茲建築於明初、相傳不

精從君了漸委是以是戲開的主的如和有却野廣能

京城建築於明初，相傳爲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城完全不同。（按舊京城的理而成，其中奧妙，每一城門洞中，偏左一鋪羅傘蓋，北端魚長八種名一龍形，目前祇阜成門之紋，其餘則有年代久遠而的不復有劉誠意字蹟矣）劉之刻用此種花紋，是創，非著者所敢創。特京師之正陽門，製及鳥獸物，雖皆南向，而都不正門西月堵大街道，有一石馬、居京城之正中，牆、皆燬於火，此石馬亦去，著者雖未親見此馬，言曾見，不過不甚注意耳之河池邊，有一古井，井之水，至今猶存。名曰子誌，然則石馬與井，究竟爲附會謠說，未可據爲實。

溫所計劃，劉、青田縣建繁燕京城郭也，與舊所建），悉本千支生姓馬瞭解也，內城九門，均刻有花紋，分爲雲面正陽門之碑上，則鐫碑上，尚留有原刻花者，有因年修而毀棄者，爲國章伯（意伯太祖討平敵寇意伯）但鮮有確證，此等考據者詳言之矣。

之金殿、宮廷偉大建築物略向左偏，往者，前馬、名曰子午馬，相傳辦事之役，前門東西馬向，或言爲法國人攜老於京國之友人，則多繫禁城北門外取，而西小，不准人汲取此水，亦爲京城中心點之標爲準，人言言殊，足見風俗。

到者雪，以前在雪，以前在大世界改爲家大鼓家伶時代爲做了庵做了寫捧馬文字，還了不少人的反對，說達君同教馬關係，曲謹金風，（按馬金風亦信風亦信

計、劉、青

計劃，劉、青田縣
燕京城郭也，與舊
解也。悉本干支生炁
起，內城九門為雲
刻有花紋，分爲雲
陽門之磚上，則鐫
上，尙留有原刻花
有因年修而毀棄者
祖對嘗誠意此考】但
有龜鑑，宮廷偉大建築
名曰左偏，往者，前
向左右，牛馬，相傳
事之後，前門東西月
內，或言爲法國人攜
於京國之友人，則多
禁城北上門外，近西
向不准人汲取取中
亦爲京城中心點之標
平，人言言殊，足見

風亦信

劇到者
雪旁，
以前在
大世界
大鼓家
改爲坤
伶時代
達紆
庵做了
篇捧場
文字，
還了不
少人的
反對，
說達君
同教致
關係，
曲證金
風，（
按馬金
回亦信

館宅在奉天館演劇作壽、雜有票友戲四

演第七回 肘腋變生錢如海歸天 骨肉相殘尤大鵬結眼

他的來意，并不在此，他和那小童，好似做雙蟹般，早已接洽好了

有節錄在奉天館演劇作書，雖有要友趙四郎（一會子守信堂幫提堂）

陳玉泉病後瘵症夢認子，三趙子英水淹七軍，四即玉齋之公悅軒，（

即玉齋主）即侯俊生疑姑）以余所演，四齣中自以空城計為第一，（落生

劇）親父於譚叫天，又嘗實證於陳查衡與傅西園，（即紅豆館主）功候

深，無出其右，所撰此劇脚本之說詞，載之輿論報，精細絳倫，哀節

外行大都奉為圭臬，月前兩在江西館天露堂演此，從生報起斬逆證

引兩代賢臣，故元臣、晉節無大出入，而文義過勝）滿堂擊節，斬逆

萬、座客多感動涕下，齊主情不自禁，亦流涕演說，（怡悅堂搬馬）

無異萬三當年，時亦泣不成言，渠每向人言，與齋主演劇，乃能進入

中，惟時情景，演者觀者，殆皆忘其為戲，翌日街市，遂有揮拳執

活現孔明（）語，騰謗播播之口云，奉天館所演，雖去由戲尾，僅從觀

至下城，然猶美正如魚之中段，三探、念白神情，規模叫天，不僅

以，唱我用力數十年一段，叫天所使勁勁及款款語小腔，無一不肖，

旬檢縱翻轉合法，此段本最難工，而齋主唱來，神韻獨絕，產劇國外

罕見能爾者矣、

（未完）

（二〇九） 海上覺夢人

第七回 肝肺變生鉅

誰知他的來意，并不在此，他和那小童，好似雙雙飛鳥，早已撒開了翅，他問市上看賬簿的當兒，那小童便去摸索爐頭煎藥，不論長短紅白，一概收刮而去，一條街前街跑盡，爐頭煎不知要搜刮多少，拿回屋裏，足夠明天點用，并且風雨無阻，夜夜如此，你們想想，他這上單多麼有算，一打聽老尤家裏傭人，幾知他捨不得出工細，貼飯傭車夫，陰險陰險，竟算老尤家裏傭人，幾知他捨不得出工細，貼飯傭車夫，陰險陰險，陰險陰險，那時正算着老尤度日，索性拍馬屁拍到底，替他出錢用車夫，去拉他的車。

金剛經疏

寓小東門內梧桐弄內十五號

上午門診 下午出診

伯明士爲秦太醫君之萬兄耳秦君溫溫爲海濱先生之
孫孫卿先生之胞姪今在小東門梧桐弄內開設慈世存心
人求治者莫不手到病除有口皆碑治病需事勿交臂失之

介紹人 李平齋 夏鳳堂 黃叔臣
余金川 黃叔臣 黃叔臣

● 說 明 書 ●

本二册 一册 寸三 九廿第

阿烈思恨得刺蘭目裏根利和龍列
列思明得河海裏去與妻與列思
妻妻也竟熱心前頭失生出白網生
生粉末將即向格爾圖于時相中沙
沙爾敏射到于面格爾圖于大喜如
守得則拘捕於人喜格爾圖大喜如
之呼其阿阿格加那列思阿本
列思亞乎放列思是出仇爾未幾
中力利乎將其新將于人獨殺其
稱思于中離然當此之生阿見利
殺敵偏此去當宿留于几列思
待送返家去當以國臣反阿列
女兒見偏此去當宿留于几列思
一這方利和惡妻報仇不聽父自
人販阿烈思店於州個今個
妻妻白得白店於州個今個
無人力援來加其之兒見其若則
船入內殺入并打射死等於
出城殺入并打射死等於
是然經中中備命人歸入歸入
打打忽忽其部其部其部其部
其部其部其部其部其部其部

坐在辦公室、吸了幾口雪

像公役模樣的人，應聲進內，垂手候示。總長道：「你去給我查一查，將我下車的地方，有一個茶役走出，我叫他拾皮篋，他滿臉露出很不願意的樣子，自己不拾，倒去換了一個人出來。本部中竟有如此大模大樣的茶役，還當了得。查出姓名，吩咐班務處立刻給我開革。」公役一面敷衍的答應，候總長說完，方回道：「這人的姓名，公役知道，用不着去查，這是本部的某辦事員，因為家道貧寒，所以衣服等項，不甚講究。」……總長大怒打樣的道：「難道本部竟有這樣的窮辦事員嗎？奇極了。」記者道：「此最近某部事也，世風日下，只重衣衫不重人，就被總長的眼光看來，不知究竟有何種樣子，才配爲部中的辦事員，還該總長有以語我來，可歎。」

梅花大鼓之王、出身貴胄、

父喜賀偉帖、耗去其半、然尚缺端
飽、故果在清代、係西園子弟聚友
、光復以後、生計日蹙、近年則旗
餉愈絀、更無以生活、不善經商、
始為此賤業、身世亦頗可憐、在水
心亭第一樓戲竹、亦已久矣、所唱
大鼓、以音韻悠揚勝、純爲南板調
、較南城一班唱梅花大鼓者、又小
同未異也、

廣園臣所鑄花紅花樣、頗有足多、
所扮空竹、身手矯捷、極爲變幻化
之能、使目眩神迷、極爲觀止、
廣又能抖磁蓋、中有一手、磁蓋若

上、舞波於白纈間、若通人語、可
謂神奇莫測、(編者按抖空竹乃北
方語即南方所謂扯鈴抖磁蓋者則以
扯鈴之繩繞一茶碗蓋於繩得心應
上下可從心所欲)

戲迷得一項游戲、乃吉軒三作僮
吉軒、率子元效尤於吉、就慈論藝
吉軒三之指詞、趣味較華慈濃厚、
華能描摹名伶唱念、如李敬山之
、路三寶之貼、梨雲市之老旦等
神態畢肖、京人大都歡迎之、吉軒
不能也、若二人者、各有所長、
人真未易爲分軒輊也、

(未完)

之起、磁蓋自行再旋

於白鶴間、若通人語、可測、(編者按)空竹乃北方所謂扯鈴科戲蓋者則以紙一茶碗蓋於繩得心應手心所欲)頭遊戲、乃吉坪三作俑元效尤於後、就藝論藝措詞、趣味較華濃厚、名伶明念、如李敬山之之貼、張雲甫之老旦等、京人大都歡迎之、吉若二人者、各有所長、爲分軒輊也、

(未完)

[1]

吾那間壁的孤老頭子劉大死了、聽說是吃了生鴉片死的、吾想好好一個鮮靈活跳的人不做、却要去自尋金錢逼迫而死、死得多麼可憐啊

第五章 麗品

數、蔽、鄰、某、業、坊、見、帽
 概述於次，慈獨錄貴速、鄂人、其喜臨、顧態度嫺雅、沈詳不恍。而此許之、書爲某詩筆箋室、要結此後、吾無可依、藏居大外郎館等處。

葬心集

聞說
 無端冷落此門前，聞說靈輿步履遲、春雨不來金燭暗、玉簫何處月華妍，便教澤宴言約、猶憶損川厭厭、太息仙人王子晉、新聲得野狐禪、
 重聽劉琴仙鼓瑟
 重逢慷慨登壇日，是我沈吟鼓瑟時、世事蹉跎成白首、風聞抗健勝奇童，忽奏蒼生憐憫詞、不信小姑亦平淡、高歌健語動人悲、（姬是夕奏伯牙聽琴之曲音節平淡聲調惻愴與常奏之戰長流長板坡等殊起也）

詩
 存
 子有身
 好身生
 速自
 必發
 中田
 聖田
 活耶
 人生
 時行

因進

聞說

[illegible]

第十一回 解重圍

把頭從窗櫺裏鑽進來，聞着黃鼠狼、貓們、沒有受驚牠、天彪冷笑了，狗、喝道：「好沒心肝的奴才，竟着這種事情，也不顧你主子好歹。」

狗一說罷，去了車兒馬兒就走，好子才、你沒緊到樹根底下丟一面，而緊倒來觀風浪語，希希兒變臉、車夫趕緊縮出頭去，哭喪着脸，一句都不敢回，直挺挺地手站在傍邊，天彪又道：「你該是嚇糊塗了，還不趕緊縮檢點點，送你家主子回去，你認是你家主子，還有興會逛江亭麼？」

在南方的議員宣言、

不『精打曹銀』，這就文章，就在『品』上發表，再偏和他反對。要說神打曹銀，而且偏要姓吳子玉的姓的人去打，何以呢？『品』是同音的，所以不須神，但品還不止打曹銀一個，所以也不題品而但提精，至於神州上，那位主筆吳先生，可就不能不天天在那裏專打曹銀了，哈哈，他老先生精不足，神例來鳴個足呢。

5

在南方的議員宣言，要『聚起精神，打倒曹錕』，這篇文章，就在『品』上發及，而偏和他反對，不要『精打曹錕』，而且偏要姓吳子玉姓的人去打『品』，『精』是同音的，所以不須神，但品還不止打曹錕一個，所以也不題品而但提精，至於神州上，那位主筆吳先生，可就不說不天天在那裏專打曹錕了，哈哈，他老先生精不足，神倒來喝個足呢。